

新義錄

史

第拾貳冊



90579

新義錄卷四十七目錄

史類一

司馬遷禍因作史不因李陵

史記之前有史記

史記有後人竄入者

史記有後人偽託者

史記立項羽本紀非尊項羽

史記之失

史記重管晏之失

新義錄

卷四十七

目錄

史記先黃老之誣

史記後六經之誣

漢書譏史記失當

史記叙述非漢書可及

漢書體例視史記為善

漢書有古本

漢書班固自作無幾

漢書不當作古今人表

漢書失實



漢書詆譏忠節

班固黨附竇憲之誣

班固無受金竊據父書之事

史漢不爲楚懷王立傳

史漢舛誤

後漢書增改體例最善

後漢書編輯未當

范蔚宗非不作志

後漢書十志之失

新義錄

卷四十七

目錄

三國志帝魏有說

三國志書法不忘故國

三國志隱以蜀爲正統

陳壽折服孔明

陳壽求米之誣

蜀無史職之誣

三國志多迴護魏晉事

三國志裴注得失

三國志補注得失

終

新義錄卷四十七

史記卷四十七 安徽太平縣孫璧文玉塘甫

一字玉堂

史類一

司馬遷禍因作史不因李陵

隨園隨筆曰人皆言史遷爲李陵事爲腐刑而史遷與任少卿書亦言受刑後乃作史記按三國魏志王肅奏明帝以漢武聞太史公述史記命取孝景本紀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蠶室據肅言則太史非爲腐刑而始作謗

新義錄

卷四十七

史

一

書也乃先爲謗書而始入腐刑耳按子長報少卿書先言俾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後言恨私心未盡文采不表於後世爰引文王仲尼屈原事處困著書以自況是腐刑之後乃作史記而下文敘表紀書世家列傳之數云云又謂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則未受刑以前先已操觚至受刑以後方得脫橐耳

史記之前有史記

陔餘叢考曰遷書名史記亦有所本古者左史記言右

史記事孔子世家所謂因史記作春秋是也

史通謂春秋之世諸

侯國自有史故孔子求厥家史記而得百二十國

史記有後人竄入者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曰史記一百三十卷漢司馬遷撰

十篇未成有錄而已

景帝紀武帝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

世家龜策列傳傳斯列傳

元成間褚少孫補之周密齊東野語摘司

馬相如傳贊中有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之

語焦竑筆乘摘賈誼傳中有賈嘉最好學至孝昭時列

爲九卿語皆非遷所及見王懋竑白田雜著亦謂史記

新義錄

卷四十七

史

二

止紀年而無歲名今十二諸侯年表上列一行載庚申

甲子等字乃後人所增則非惟有所散佚且兼有所竄

易年祀絲邈今亦不得而考矣然字句竄亂或不能無

至其全書則仍遷原本焦竑筆乘據張湯傳贊如淳註

以爲續之者有馮商孟柳又據後漢書楊經傳以爲嘗

刪遷書爲十餘萬言指今史記非本書則非其實也

史記有後人僞託者

書目提要曰僞孫奭孟子疏所引史記西子金錢事今

本無之蓋宋人詐託古書非今本之脫漏又學海類編

中載僞洪遵史記真本凡例一卷於原書臆爲刊削稱
卽遷藏在名山之舊橐其事與梁鄱陽王漢書真本相
類益荒誕不足爲據矣

史記立項羽本紀非尊項羽

何元朗曰太史公爲項羽作本紀非尊之也夫所謂紀
者卽通歷之紀年也如不立項羽本紀則秦滅之後漢
未得天下之先數年之歷當屬之何人耶蓋本紀之立
爲通歷非爲項羽也王東澂謂此論實深得子長作史
之意

新義錄

卷四十七

史

三

史記之失

書目提要曰史記疑問一卷 國朝邵泰衢撰其書專
挾史記之疏舛旁引異同而一一斷之以理如謂高祖
紀解縱罪人坦然回沛之非情實留侯世家諸將偶語
沙中之不可信李陵傳兵矢旣盡尙殺匈奴萬餘人之
言爲夸誕據功臣表漢九年呂澤已死而駁留侯世家
所紀漢十一年不應又有呂澤大抵皆參互審勘得其
閒隙故所論多精確不移

史記重管晏之失

王夢樓曰史記於春秋時祇爲管晏二人作傳其他列國名卿大夫概從闕畧如子產相鄭數十年僅雜之循吏而已其意以管仲能忍辱以就功名晏嬰能脫友於患難觸著自家痛處故置之列傳中其傳伍員亦此意至游俠貨殖諸傳雖纂述甚工直謂之壞人心術可耳

史記先黃老之誣

黃東發曰孔子老子皆布衣也太史公列孔子世家贊其爲至聖至老子則傳之管晏之次而窮其弊於申韓豈不以申韓之學又在管晏功利之下而老子則申韓新義錄

卷四十七 史

四

之發源歟班固謂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或者未之深察也

范亦韓曰史遷稱老子不過云古之隱者而於孔子則曰至聖至聖之稱至今用爲廟號匹夫而躋世家卽世世襲封之兆也弟子七十餘人合爲一傳卽堂廡從祀之端也以孟荀表諸子又隱然以孟子爲主然則孔氏之道得史遷而始定一尊矣

史記後六經之誣

范亦韓曰班固譏史遷先黃老而後六經按遷撰五帝

本紀贊首推尚書列傳開端云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可謂之後六經乎

漢書譏史記失當

老學叢談曰班固嘗譏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敘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後世愛遷者以爲不然謂遷感當世憤其身有所激而言非誠然也當武帝之世表章儒術罷黜百家宜乎大治而窮奢極侈海內凋弊不若文景尚黃老清靜天下饒給所以先黃老而後六經武帝用法深刻臣下當誅得以貨免遷遭李陵之禍家貧無財自贖交游莫救卒陷腐刑其進奸雄者歎無朱家之倫不能脫己於禍其羞貧賤者自傷以貧不能免刑故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固不察其心而驟譏之過矣

史記敘述非漢書可及

陔餘叢考曰史記淮陰侯傳全載蒯通語正以見淮陰之心乎爲漢雖以通之說喻百端終確然不變而他日之誣以反而族之者之冤痛不可言也漢書則韓信傳盡刪通語而另爲通作傳以此語敘入通傳中似乎詳

簡得宜矣不知蒯通本非必應立傳之人載其語於淮陰傳則淮陰之心迹見而通之爲辨士亦附見史遷所以不更立蒯通傳正以明淮陰之心兼省却無限筆墨班固則轉因此語而特爲通立傳反畧其語於淮陰傳中是舍所重而重所輕且開後世史家一事一傳之例宜乎後世之史日益繁也又如冒頓遺呂后書至穢褻史記不載爲本朝諱也漢書則覲縷述之并報書之醜惡亦詳錄不遺其無識更甚遷之優於固豈特在文字間也

新義錄

卷四十七 史

六

漢書體例視史記爲善

陔餘叢考曰史記通記古今人物與專記一代之史不同故立陳涉世家項羽本紀蓋已編作列朝之事然尊羽爲紀冠於本朝帝王之上究屬非體陳涉王數月而敗身死無子亦難列爲世家漢書陳項俱改列傳誠萬世不易之體例又史記於高祖紀後卽繼以呂后紀而孝惠御極七年竟不書雖其時朝政皆出於母后然春秋於魯昭公之出奔猶每歲書公在乾侯豈有嗣主在位又未如廬陵王之遭廢而竟刪削不載者班書補之

義例精矣史記鴻門宴樊噲入衛沛公一事敘在項羽紀而噲傳轉畧漢書則詳於噲傳而羽傳從畧以噲之功宜敘噲傳且省兩處複敘也齊悼惠王入朝呂后以鳩酒令其爲壽將毒之孝惠欲與俱起爲壽呂后恐乃自起反卮趙幽王友以諸呂女爲后不愛愛他姬諸呂女訴之呂后遂召王餓死此二事史記皆詳敘呂后本紀欲以著呂后之忍班書則各敘於齊趙本傳亦較爲得法蓋著作之事創者難而踵而爲之者必更精審也

漢書有古本

新義錄

卷四十七

史

七

陔餘叢考曰漢書尙有古本今所傳非其舊也南史劉之遴傳梁鄱陽王範得班固漢書真本獻昭明太子太子使之遴及張瓚到漑陸襄等參校與今本異者數十處其大畧曰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之年月日又按古本敘傳號爲中篇今本稱爲敘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後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

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
項傳上又今本韓英彭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
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古本述云淮
陰毅毅伏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
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詰今本無
此卷云桉蕭琛傳此古本漢書乃琛在宣城有北僧南
渡惟齋一葫蘆中有漢書敘傳僧曰三輔耆老相傳以
爲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文字非隸
非篆琛甚秘之乃以餉鄱陽王則此古本漢書本琛得
新義錄

卷四七

史

八

之於北僧以餉鄱陽王王又轉獻昭明太子者所云今
本蓋卽梁代所行與今刻不異至其改古本爲今本不
知起於何時蓋卽其妹續成時所重爲編次耳宋景文
校刻時其所校舊本內尙有曹大家本卷帙文字皆與
今同則今本卽曹大家所定無疑也

簡明日錄云劉之
述傳別有漢書真

本之說顛倒其篇目竄亂其字句實
爲謬妄故今所傳本悉不從其說焉

漢書班固自作無幾

趙甌北曰漢書體例刪去世家而存紀傳陳項俱入列
傳中此皆班彪所定非固所爲也見彪本傳戴朋謂漢

書自高至武帝之前盡竊乎遷卽變書爲志如封禪則因於郊祀平準則因於食貨百官則因於百官公卿表旣失之同自昭至平六帝之事資於賈逵劉歆太初以後其父成之八表天文志其妹補之固之自爲者無幾矣歐北又引葛洪云家有劉子駿漢書百餘卷歆欲撰漢書未成而亡今取班書考校殆是全取劉書所不取者二萬餘言而已然則班書蓋全取於歆也

漢書不當作古今人表

漢書古今人表左氏暄謂班氏以史記但考信六藝不及五帝以前故特著人表存其不畧蓋以補司馬遷之

新義錄

卷四十七

史

九

缺趙氏翼則謂史記不專記漢事故古今人物臚列不遺班氏旣作漢書則所記皆漢事也乃班昭續之又作古今人表何也其所列人品等第更多未當張晏漢書註曰老子元默仲尼所師文伯之母達於典禮乃在第四田單以孤城復全齊魯連之忽於榮利藺子之伸威於秦退讓廉頗乃皆在第五而大姬巫怪好祭鬼神寺人孟子怨刺作詩乃反在第三其餘紛錯更不可勝數又貨殖傳范蠡子貢白圭皆非漢人也乃亦仍史記之舊一并列之安所謂漢書耶此實班書第一蛇足也顏師

古評
今人表但次古人而不表
人者其書未畢故也

漢書失實

葉榮甫曰嘗怪班書李陵傳且言陵之所將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力挽虎射命中又曰千弩俱發應弦而倒則陵之士卒固皆善射者矣又曰一日五十萬矢皆盡然是時匈奴不過十餘萬爾陵之戰也一日五十萬矢皆盡而不能殺敵遂至於張空拳以冒白刃其得謂之射命中應弦而倒乎況陵敗且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吁一日五十萬矢既不能以成事而數十矢復何新義錄

卷四十七

史

十

爲哉是其紀事前後蓋有不相應者恐一日五十萬字必有誤也

漢書詆譏忠節

羅長源曰世有稱良史而大謬聖人之意者予於班固見之矣京房以忠憤死則以爲不度淺深危言譏刺晁錯以忠謀死則以爲智小謀大禍發如機至於翟義倡義討賊則又以爲不量力以隕其宗是則仗節死義皆固所不取矣是則人臣之事君必如無口瓠立仗馬不鳴雁然後爲明哲歟王鳳以戚里擅政王章力爭以死

死忠也而曰不量輕重以陷刑獄王嘉爭董賢以死何武謀王莽以死死忠也乃曰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夫爲人臣而量輕重以進者全軀擇利之徒也嘉武身爲將相可以區區自處哉故非聖人而率肆詆短鮮不有害名教者昔范氏謂固下死節否正直不敘殺身成仁而予謂固且不得爲良史也

班固黨附竇憲之誣

王氏鑿曰史稱班固弱冠奏記東平薦舉三士遊賢王之第聯高士之交非所謂賢豪間者耶其以護軍從竇

新義錄

卷四十七

史

十一

憲北伐不過以朝官與共軍事其燕然山銘稱憲功績將以震讜四夷文之體例宜然并非獻頌貢諛者比也特以不戢家人嘗醉罵洛陽令种競競因以私憾借端致獄其死也朝廷傷之爲罪主吏是當時已有公論矣

班固無受金竊據父書之事

書目提要曰固作漢書有受金之謗劉知幾史通尙述之然文心雕龍史傳篇曰徵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是無其事也又有竊據父書之謗然韋賢翟方進元后三傳俱稱司徒掾班彪曰顏師古註發例於韋賢傳

曰漢書諸贊皆固所爲其有叔皮先論述者固亦顯以
示後人而或者謂固竊盜父名觀此可以免矣是亦無
其事也

史漢不爲楚懷王立傳

參看君類懷王
有帝王之畧

陔餘叢考曰太史公不立楚懷王孫心傳殊爲缺筆陳
涉已世家矣項羽已本紀矣心雖起牧羊然漢高與項
羽嘗北面事之漢高之入關實奉其命以行後又與諸
侯王共尊爲義帝而漢高之擊項羽也并爲之發喪則
心固當時共主且其人亦非碌碌不足數者自當專立
新義錄

卷四十七

史

主

一傳乃史記逸之豈以其事附見項羽諸傳中故不復
敘耶然律以史法究未協也班史但改陳勝項羽爲列
傳而懷王心亦遺之終屬疏漏

史漢舛誤

葉榮甫曰史漢並稱良史乃其中有分一人爲二人合

二人爲一人者如伯益柏翳一人爾

見鄭語及
後漢地志

史記於

陳杞世家之末乃云柏翳之後封爲秦又云垂益夔龍
其後不知所封是以翳益爲二人也闕止子我一人爾
見左傳哀六年杜預註
及史記齊世家賈逵註
史記於田敬仲世家乃云子我

者闕止之宗人又云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闕止是又
以一人爲二人也士會范子一人也王良郵無恤亦一
人也漢書古今人表皆以爲二人公輸子魯班一人也而顏師古註敘傳賓戲篇亦疑爲二人且又或以二人爲一人者左傳少昊有子曰

重顛帝有子曰黎二人各出一帝

昭二十九年

而史公於楚

世家乃并合重黎國祖又以重黎爲官號而吳回爲之

後

謂熊繹芊姓本顛頊四世孫重黎弟吳回後

故東哲譏遷并兩人爲一人

者此也至於虞仲夷逸二人也班掾以爲仲雍竄於蠻夷而遁逸以遷固之博洽其失猶爾況他人哉又齊東

新義錄

卷四十七

史

三

野語云班孟堅漢書大抵沿襲史記至於季布蕭何袁盎張騫衛霍李廣等贊率因史記舊文稍增損之或有全用其語者前作後述其體當然至如司馬相如傳贊乃固所自爲而史記乃全載其語而作太史公曰何耶遷在武帝時雄生西漢末亦安得謂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哉又公孫宏傳載元始中詔賜宏子孫爵徐廣註謂後人寫此以續卷然則相如之贊亦後人剽入而誤以爲太史公無疑至若管仲傳云後百餘年有晏子孫武傳云後百餘歲有孫臏屈原傳云後百餘

年有賈生皆以其近似類推之耳至於優孟傳云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而淳于髡傳亦云其後百有餘年楚有優孟何耶殊不知優孟在楚莊王時淳于在齊威王時楚莊乃春秋之世齊威乃戰國之時謂前百餘年楚有優孟可也今乃錯謬若此且先傳髡而後敘孟其次序曉然謂之非誤可乎

後漢書增改體例最善

陔餘叢考曰後漢書自班固陳宗尹敏以下撰述家最多是以蔚宗易於藉手兼有遷固爲之成式益得斟酌以求至當如改外戚傳爲皇后紀而外戚之事附之又增文苑方術列女宦者諸傳皆前史所未及而實史家所不可少者也

後漢書編輯未當

陔餘叢考曰范蔚宗自負是書傳論皆有精意深旨循吏以下及六夷序論實天下之奇作然其編輯亦多所未當如鄭康成一代大儒鄭興賈逵亦深於經學乃不入儒林傳興逵仕於朝有事蹟可紀入之列傳可也康成屢徵不仕不入之儒林而編爲列傳可乎卓茂魯恭

郭伋杜詩張堪廉范皆以吏績著而不入之循吏傳或以其官不以吏終也然班書循吏傳黃霸不嘗爲丞相乎朱邑不嘗爲大司農乎陽球奏誅宦官王甫等剛正嫉惡不避權勢自當與李固杜喬等同傳乃列之酷吏可乎既有逸民傳矣孔休劉宣諸人避莽不仕蜚遯終身何以不列入而僅附於卓茂傳之末乎既有方術傳矣而楊厚傳通篇皆敘其占驗之精又何以不入之方術乎光武起兵年二十八明年爲更始元年又明年爲更始二年又明年而光武始卽帝位是年三十一矣在

新義錄

卷四十七

史

五

位凡三十三年則光武應是六十三歲而本紀乃云六十二歲誤也虞詡傳中常侍張防擅弄威柄詡劾奏反爲所誣下獄拷掠宦者孫程張賢知詡無罪乃奏白其冤時防在帝後程卽叱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則程乃宦寺之賢者此事至今凜凜有生氣程旣另有傳此事何不載之本傳中乃反詳於詡傳乎徐穉傳陳蕃爲豫章守請穉署功曹蕃在郡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陳蕃傳則云蕃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士前後郡守皆不能致惟蕃能致焉特置一榻去則懸之

而敘蕃守豫章時畧不及徐穉事何也又陳蕃傳小黃門晉陽趙津乘勢犯法太原太守劉瓚按其罪殺之則此乃劉瓚事也而王允傳云允爲郡吏晉陽趙津放恣爲一郡患允討捕殺之則又作王允事矣蓋是時瓚爲郡守允爲郡吏共成此事而傳不晰言之竟似兩事矣
范蔚宗非不作志

十七史商榷曰蔚宗非不作志未成而誅死後爲謝瞻取其稿悉蠟以覆車故惟存紀傳蔚宗又別自作選簿以述百官梗概見蕭子顯南齊書百官志敘蔚宗固非新義錄
卷四十七
史
夫
不能作志者

後漢書十志之失

該餘叢考曰後漢書十志乃劉昭取司馬彪所作以補范書者增百官及輿服志是矣刑法藝文亦史之所當載者乃不爲作志則東漢之刑名及諸人著述於何考乎此又補註者之失也

三國志帝魏有說

書目提要曰三國志六十五卷晉陳壽撰其書以魏爲正統至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始立異議自朱子以來無

不是鑿齒而非壽然以理而論壽之謬萬萬無辭以勢而論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逆而難盡鑿齒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爲偏安者爭正統此孚於當代之論者也壽則身爲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僞魏是僞晉矣其能行於當代哉此猶宋太祖篡立近於魏而北漢南唐蹟近於蜀故北宋諸儒皆有所避而不僞魏高宗以後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此皆當論其世未可以一格繩也惟其誤沿史記周秦本紀之例不託始於魏文而託始曹操實不及魏書敘紀之得體是則誠可已不已耳

三國志書法不忘故國

趙甌北曰三國志曹魏則立本紀蜀吳二主則但立傳以魏爲正統二國皆僭竊也魏志稱操曰太祖封武平侯後稱公封魏王後稱王曹丕受禪後稱帝而於蜀吳二主則直書曰劉備孫權不以鄰國待之也蜀吳二志凡與曹魏相涉者必書曰曹公曰魏文帝曰魏明帝以見魏非其與國也晉承魏統壽仕晉不得不如是耳然

吳志孫權稱帝後猶書其名蜀志則不書名而稱先主後主壽曾仕蜀故不忍書故主之名以別於吳志之書權亮休皓也此又陳壽不忘舊國之微意也

三國志隱以蜀爲正統

錢竹汀謂先主甘皇后穆皇后後主敬哀皇后張皇后蜀志亦稱皇后而孫吳諸后則降稱夫人足見壽以天子之制予蜀朱錫鬯謂壽削魏氏受禪碑而詳書漢中王武擔山卽皇帝位文并羣臣勸進表此以正統與蜀之意但微而顯志而晦耳又王東澂謂陳承祚以三國新義錄

帝王以圖天下是首放權不臣之心者肅也作者但直述之而順逆昭然矣夫權稱帝改元於曹叡繼世之後作者猶嚴黜之況躬行弑奪之操丕父子哉如果意存回護則吳蜀盟辭歷詆武文明三世當削不著錄矣

陳壽折服孔明

趙歐北曰陳壽傳壽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被髡故壽爲亮傳謂將畧非所長此真無識之談也亮之不可及處原不必以用兵見長觀壽校定諸葛集表言亮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

新義錄

卷四十七

史

九

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勵至今梁益之民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過也又亮傳後評曰亮之爲治也開誠心布公道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其頌孔明可謂獨見其大矣至於用兵不能克捷亦明言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以眾寡不侔攻守異體又時無名將故使功業陵遲且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壽於司馬氏最多迴護故亮遺懿巾幗及死諸葛走生仲達等事傳中皆不敢書而持論獨如

此固知其折服於諸葛深矣

陳壽求米之誣

劉允濟曰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原註受金事未詳何焯云文帝卽王位誅丁儀丁廙並其男口安得晉時猶有子在求米事誣王西莊謂儀廙實陳思王羽翼爲奪嫡之謀及文帝欲儀自裁儀向夏侯尚叩頭乞哀此蓋小人之尤安得爲立佳傳

蜀無史職之誣

楊升菴曰陳壽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於秘歸羣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

新義錄

卷四十七

史

辛

氣若史官不能置此事何由而書蜀志又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儀又郗正爲秘書郎廣求益都書籍斯則典校無闕屬辭有人矣又按後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大赦改元壽自書之而自戾之何耶

三國志多迴護魏晉事

陔餘叢考曰高貴鄉公之被弑也魏志但云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而賈充奉司馬昭旨使成濟刺帝之事畧無一字雖壽仕晉不得不爲本朝諱然齊王芳之廢先敘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聞於皇太后則高貴

鄉公之被弑亦何妨畧見端倪乃但書卒之月日使無
裴世期引漢晉春秋及世語以註之竟似考終寢殿者
矣然猶曰爲本朝諱也若魏郭后之死由於明帝之追
怨其譖殺己母甄后故逼殺之令被髮覆面以殯如甄
后故事又華歆奉曹操令勒兵入帝宮收伏后后匿複
壁中歆發壁牽后出弑之此皆魏朝舊事亦復何所忌
諱乃於郭后傳但云青龍三年后崩於許昌絕不及被
逼之事而華歆傳亦無一語及弑后遂使暴崩者同於
考終行弑者混其逆節所謂善敘事者安在耶

新義錄

卷四十七

史

七

三國志裴註得失

書目提要曰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詔註三國志所註雜
引諸書亦時下己意綜其大致約有六端一曰引諸家
之論以辨是非一曰參諸書之說以核訛異一曰傳所
有之事詳其委曲一曰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一曰傳
所有之人詳其生平一曰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其中
往往嗜奇愛博頗傷蕪雜如袁紹傳中之胡母班本因
爲董卓使紹而見乃註曰班嘗見太山府君及河伯事
在搜神記語多不載斯已贅矣鍾繇傳中乃引陸氏異

林一條載繇與鬼婦狎昵事蔣濟傳中引列異傳一條
載濟子死爲泰山伍伯迎孫阿爲泰山令事此類鑿空
語怪凡十餘處悉與本事無關而深於史法有碍殊爲
瑕類然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尙一一見
其厓畧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註李善文選
註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相引據
者反多於陳壽本書焉

陔餘叢攷曰裴註號稱詳覈然華歆從逆姦臣管幼安
視之殆猶糞土則其先割席捉金之事亦應附載以見
新義錄
卷四十七 史
五
兩人品識之相懸本傳旣遺而註亦不及所謂詳覈者
安在耶

三國志補註得失

書目提要曰三國志補註六卷 國朝杭世駿撰是書
補裴松之三國志註之遺故細大不捐瑕瑜互見如某
人宅在某鄉某人墓在某里其體全類圖經虞荔之鼎
錄陶宏景之刀劍錄皆按年編入而鍾繇等傳書評書
品動輒連篇其例又如雜記至於神怪妖異如武侯祭
風嵇康見鬼之類稗官小說累牘不休尤誕謾不足爲

據他如魏文帝角巾彈碁裴註已引博物志而又引世說曹操之發邱摸金裴註已載陳琳檄而又引宋書廢帝紀書名有異而事迹不殊亦何取乎屋上之屋至於崔琰捉刀劉孝標世說註中已辨裴啟語林之誤乃棄置劉語而別引史通之文張飛豹月鳥本出葉廷珪海錄碎事乃明標葉書又冠以彙苑之目大抵愛博嗜奇故蔓引卮詞多妨體要又異苑王粲識礮石事佚其荆州劉表數言武侯梁甫吟不載出藝文類聚輾轉稗販疏漏亦多然如魏文帝紀之王凌謝亭侯一條明帝紀

新義錄

卷四十七

史

七

之孔晏又一條陳泰年三十六一條臧洪傳之徐眾一條崔琰傳之陳煒一條華歆傳之東海郡人一條嚴包交通一條蔣濟傳之弊勉一條張遼傳之大呼是名一條楚王彪之徙封白馬一條蜀志先主傳之譙周爲從事一條後主傳之不置史官一條吳志孫休傳二子之名一條太史慈傳之神亭一條黃蓋傳之黃子廉一條賀齊傳之徐盛失矛一條皆參校異同頗爲精核餘如黃初五經課試之法王昶考課五事之目司馬芝復錢之議王肅祕書監之表王象繆襲之撰皇覽引正義辨

鄭元解稽古同天之訛引後漢書註證宗賊之義引風
俗通證周生爲複姓引困學紀聞證況長甯爲蜀人亦
皆足以資考證焉

新義錄

卷四十七

史

一

新義錄卷四十八目錄

史類二

晉書尙浮華而畧節義

晉書不宜立嵇康傳

晉書忠義傳可削者三人

晉書列女傳未當者四人

宋書多徐爰舊本

宋書禮樂符瑞州郡等志得失

南齊書得失

新義錄

卷四十八

目錄

南齊書原本

梁書得失

梁書皇后傳之失

梁書不立蕭管傳之失

陳書原本

魏書爲穢史之誣

魏書有後人所補者

北齊書非舊本

北齊書之陋

周書得失

史通詆周書未嘗

隋書不出一手

隋書得失

隋書十志本名五代史志

隋志應移於南北史之後

南史得失

北史得失

南北史亦有繁冗處

新義錄

卷四十八

目錄

北史得失

南史得失

隋書十志本名五代史志

隋書十志本名五代史志

隋書得失

隋書不出一手

隋書十志本名五代史志

周書得失

新義錄卷四十八

安徽太平縣孫璧文玉塘甫

一字玉堂

史類二

晉書尙浮華而畧節義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曰晉書一百三十卷唐房喬等奉敕撰攷書中惟陸機王羲之兩傳其論皆稱制曰蓋出於太宗之御撰夫典午一朝政事之得失人材之良楛不知凡幾而九重揆藻宣王言以彰特筆者僅一工文之士衡一善書之逸少則全書宗旨大概可知其所褒

新義錄

卷四十八

史

一

貶畧實行而獎浮華其所採擇忽正典而取小說波靡不返有自來矣卽如文選註馬汧督誅引臧榮緒王隱書稱馬敦立功孤城死於非罪後加贈祭而晉書不爲立傳亦不附見於周處孟觀等傳又太平御覽引王隱書云武帝欲以郭琦爲佐著作郎問尙書郭彰彰憎琦不附已答以不識上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卽堪郎也及趙王倫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爲武帝吏不能復爲今世吏終於家琦蓋始終亮節之士也而晉書亦削而不載其所載者大抵宏獎風流以資談柄取

劉義慶世說新語與劉孝標所註一一互勘幾於全部
收入是直稗官之體安得目曰史傳乎舊唐書謂修晉
書史官多文詠
之士好采碎事競爲綺斲惟李涪
風天文律歷五行三志最可觀

晉書不宜列嵇康傳

困學紀聞曰嵇康魏人司馬昭惡其非湯武而死於非
辜未嘗一日事晉也晉史有傳康之羞也後有良史宜
列於魏書

晉書忠義傳可削者三人

困學紀聞曰晉史忠義傳可削者三人韋忠不見裴頠

新義錄

卷四下

史

二

辭張華之辟初節亦足稱矣而仕於劉聰爲之討羌而
死非爲晉死也謂之忠義可乎王育仕於劉淵劉敬元
仕於劉曜舍順從逆皆失節者也忠義安在哉唐之修
晉史也許敬宗李義府與秉筆焉是惡知蘭艾鸞梟之
辨

晉書列女傳未當者四人

七修類稿曰唐太宗英明之主而有慙德故晉史列女
傳中所收不過三十而無中閨之禮者四人焉王渾妻
鍾氏嘗自言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不翅如此參軍

渾弟淪也鍾心欲配淪可恥實甚王凝之妻謝道韞每
不樂夫致謝安責以何恨之言且聞叔與客談不勝則
遣婢白之欲爲小郎解圍後雖爲夫報仇被擄又不聞
其死節竇滔妻蘇若蘭因夫取妾妬忌特甚夫怒棄之
則織錦迴文以感動之文雖奇妙又豈女人之德耶至
於李元盛之后尹氏乃再醮之婦亦取入烈女吾則不
知何謂也

按謝蘇二女可以無議耶氏
又似誤以列女傳爲烈女

宋書多徐爰舊本

廿二史劄記曰沈約於齊永明五年奉勅撰宋書次年

新義錄

卷四十八

史

三

二月卽告成其紀志列傳一百卷古來修史之速未有
若此者今按其自序而推之知約書多取徐爰舊本而
增刪之者也今宋書內永光以後紀傳蓋約等所補其
於爰書稍有去取者爰本有晉末諸臣及桓元等諸叛
賊并劉毅等與宋武同起義者皆列於宋書約概刪除
是約所刪者止於此數傳其餘則皆爰書之舊是以成
書若此之易也

宋書禮樂州郡符瑞等志得失

書目提要曰宋書一百卷梁沈約撰八志之中惟符瑞

實爲疣贅州郡惟據太康地志及何承天徐爰原本於
僑置創立併省分析多不詳其年月亦爲疏畧至於禮
志合郊祀祭祀朝會輿服總爲一門以省支節樂志詳
述八音眾器及鼓吹錢歌諸樂章以存義訓如鐸舞曲
聖人制禮樂篇有聲而詞不可解者每一句爲一斷以
存其節奏義例尤善若其追述前代晁公武讀書志雖
以失於限斷爲譏然班固漢書增載地理上敘九州創
設五行演明鴻範推原溯本事有前規且魏晉並皆短
祚宋承其後歷時未久多所因仍約詳其沿革之由未
新義錄

卷四十八

史

四

爲大失亦未可遽用糾彈也

蔡方炳謂所創符瑞一志不經且無益故王邵議其

喜造奇說以誣前代王鳴盛謂每志之首必有總敘述其緣起各史皆然宋百官志獨無裝頭竟從太宰直起

南齊書得失

書目提要曰南齊書五十九卷梁蕭子顯撰按齊高用
圖讖梁武崇尚釋氏故子顯於高帝紀卷一引太乙九
宮占祥瑞志附會緯書高逸傳論推闡禪理蓋牽於時
尙未能釐正又如高帝紀載王蘊之撫刀哀祭之郊飲
連綴瑣事殊乖紀體至列傳尤爲冗雜然如紀建元創
業諸事載沈攸之書於張敬兒傳述顏靈寶語於王敬

則傳直書無隱尙不失是非之公高十二王傳引陳思之表曹冏之論感懷宗國有史家言外之意焉未嘗無可節取也

南齊書原本

陔餘叢考曰齊書檀超傳齊初置史官超與江淹充其選上表請立條例謂封爵詳本傳無煩年表應立十志律歷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藝文依班固朝會與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蔚宗并請立帝女處士列女傳詔內外詳議王儉謂宜增食貨省朝會

新義錄

卷四八

史

五

而帝女傳不必立超史功未就而卒淹撰成之然則蕭子顯所撰齊書蓋本超淹之舊而刪訂成之也然齊書但有禮樂天文州郡百官輿服祥瑞五行八志食貨藝文刑法仍缺

梁書得失

書目提要曰梁書五十六卷唐姚思廉奉敕撰史通謂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周其子思廉憑其舊稿述爲梁書中如簡文紀載大寶二年四月丙子侯景襲郢州執刺史蕭方諸而元帝紀作閏四月丙午則兩卷之內月

日參差侯景傳上云張彪起義下云彪寇錢唐則數行之間書法乖舛賓退錄議其於江革傳中則稱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於敬容傳中則稱其銓序明審號爲稱職尤是非矛盾其餘事蹟之複互者前後錯見證以南史亦往往牴牾蓋著書若是之難也然持論多平允排整次第猶具漢晉以來相傳之史法要異乎取成眾手編次失倫者矣

梁書皇后傳之失

趙甌北曰古未有創業之君其母編入皇后傳者自沈約宋書始梁書亦因之武帝卽位追尊其父順之爲文皇帝母張氏爲獻皇后於是皇后傳內首列張后然順之事跡已敘入武帝紀未嘗另作紀傳則張后生武帝有菖蒲花之祥卽敘於武帝紀可矣乃特立一傳於諸后之首是妻有傳而夫無傳殊非史法又曰武帝郗皇后傳後卽以簡文王皇后次之而武帝丁貴嬪阮修容反次於王皇后之下按丁乃昭明太子及簡文帝之母阮乃元帝之母簡文庶母也豈得反敘於後其意不過先皇后而次妃嬪耳然旣敘武帝郗后則丁阮兩妃次

於后之下正合體裁何必先媳而後姑耶丁阮旣以帝
母立傳矣敬帝母夏太后及敬帝王皇后何以又皆無
傳

梁書不立蕭督傳之失

參看君類四後
梁不得續正統

該餘叢攷曰昭明太子之子督稱帝於江陵歷三世共
三十三年梁書不爲立紀蓋以敬帝國亡則梁統已絕
督三世雖帝於江陵然皆臣屬於周隋旣難作本紀若
以爲元帝之逆臣而與正德等同傳則督本非叛逆祇
以救河東王譽與元帝構怨逃死附魏非正德等反附
新義錄

卷四十一

史

七

侯景者可比又不便列之逆臣傳是以無可位置竟沒
而不書令狐德棻附之周書似矣然督之北附也尙是
魏朝其死也乃在周代而其子歸孫琮又歷隋爲附庸
則又安得獨附於周書惟北史別立附庸一門以督等
入之較爲妥善然北史兼敘各朝故可如此立傳梁書
專紀蕭氏則蕭氏子孫建國稱帝者安得竟從刪削此
究是梁書缺處謂宜在昭明太子傳後備載督以下三
世則位置得宜矣明史僞福王及僞魯王以海僞唐王
聿鍵僞永明王由榔等各附於其祖傳後旣不予以繼

統又不沒其事實始知修史諸臣之斟酌盡善也

陳書原本

書目提要曰陳書三十六卷唐姚思廉奉敕撰按曾鞏校上序謂姚察錄梁陳之事其書未就屬子思廉繼其業史通謂陳史初有顧野王傳緯各爲撰史學士太建初中書郎陸瓊撰諸篇姚察就加刪改是察之修史實兼三家今考書中惟二卷三卷題陳吏部尙書姚察他卷則俱稱史臣是則察先纂梁書此書僅成二卷其餘皆思廉所補撰耳今讀其列傳體例秩然出於一手不似梁書之參差亦以此也惟其中記傳年月間有牴牾不能不謂之疵累然諸史皆然亦不能獨責此書矣

魏書爲穢史之誣

書目提要曰魏書一百十四卷北齊魏收奉敕撰收以是書爲世所詬厲號爲穢史今以收傳考之如云收受爾朱榮子金故滅其惡其實榮之凶悖收未嘗不書於冊至論中所云若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反言見意正史家之微詞指以虛褒似未達其文義又云楊愔高德正勢傾朝野收遂爲其家作傳其預修國

史得陽休之助因爲休之父固作佳傳按惜之先世爲楊椿楊津德正之先世爲高允高祐椿津之孝友亮節允之名德祐之好學實爲魏代聞人甯能以其門祚方昌遂引嫌不錄況北史陽固傳稱固以譏切聚斂爲王顯所嫉因奏固剽請米麥免固官從征碓石李平奇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之不云固以貪虐先爲李平所彈也李延壽書作於唐代豈亦媚陽休之乎又云盧同位至儀同功業顯著不爲立傳崔綽位止功曹本無事蹟乃爲首傳夫盧同希元义之旨多所誅戮後以义黨

新義錄

卷四十八

史

九

罷官不得云功業顯著綽以卑秩見重於高允稱其道德固當爲傳獨行者所不遺觀盧文訴辭徒以父位儀同綽僅功曹較量官秩之崇卑爭專傳附傳之榮辱是亦未足服收也蓋收恃才輕薄有驚蛟螭之稱其德望本不足以服眾又魏齊世近著名史籍者並有子孫孰不欲顯榮其祖父旣不能一一如志遂譁然羣起而攻平心而論人非南董豈信其一字無私但互考諸書證其所著亦未甚遠於是非穢史之說無乃已甚之謂乎李延壽修北史多見館中墜簡參核異同每以收書爲

據其爲收傳論云勒成魏籍婉而有章繁而不蕪志存實錄其必有所見矣

魏書有後人所補者

陔餘叢考曰魏書爲收仕齊時所作故於齊多迴護今按孝靜帝紀後備書高澄事帝之無狀斥帝爲狗脚朕令崔季舒毆帝三拳及澄入宮責反背并遜位後遇酖而崩之事使以爲收所作則收是時方諂齊之不暇而敢書此乎又孝靜后傳書帝被酖後后再嫁楊遵彥爲妻后卽高歡女文宣姊妹也收敢書此乎則魏書孝靜

新義錄

卷四十八

史

十

帝紀一卷及皇后傳一卷必非收原本乃後人反鈔北史以補之者也然魏書孝靜紀內如高歡辭相國等事乃北史所無則又非全鈔北史者劉貢父謂是時尙有高氏小史及修文殿御覽後人取北史及此等書雜綴成篇以補魏書之缺理或然也孝靜紀及皇后傳外如昭成子孫傳一卷明元六王傳一卷景穆十二王傳上卷亦皆與北史相同毫無增損蓋亦取北史以補魏書也

北齊書非舊本

書目提要曰北齊書五十卷唐李百藥奉敕撰蓋承其父德林之業纂緝成書也大致仿後漢書之體卷後各繫論贊然其書自北宋以後漸就散佚故晁公武讀書志已稱殘闕不完今所行本蓋後人取北史以補亡非舊帙矣今核其書列傳中無論贊者十九卷有贊無論者一卷有論無贊者五卷傳文亦多補綴而成又史通引李百藥齊書論魏收云若使子孫有靈竊恐未挹高論又云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志存實錄詆訐姦私今魏收傳無此語皆掇拾者有所未及也至如庫

新義錄

卷四十八

史

七

狄千傳之連及其子士文元斌傳之稱齊文襄則又掇拾者刊削未盡之辭矣

北齊書之陋

書目提要曰北齊立國本淺文宣以後綱紀廢弛兵事倂擾既不及後魏之整飭疆圉復不及後周之修明法制其倚任爲國者亦鮮始終貞亮之士均無奇功偉節資史筆之發揮觀儒林文苑傳敘去其已見魏書周書者寥寥數人聊以取盈卷帙是其文章萎茶節目叢脞固由於史材史學不及古人要亦其時爲之也然一代

興亡當有專史典章之沿革政事之得失人材之優劣
於是乎有徵焉未始非後來之鑑也

周書得失

陔餘叢考曰周書五十卷唐令狐德棻等十八人奉敕
撰而始終其事者德棻也李延壽南北二史亦先就正
於德棻然後敢表上則可知德棻宿學爲時所宗矣今
試取北史核對當後周時區宇瓜分列國鼎沸北則有
東魏高齊南則有梁陳遷革廢興歲月異周書本紀
一一書之使閱者一覽了然北史雖亦兼記鄰國之事
然有書有不書者如高歡之死高澄之篡皆北鄰大事
也侯景之逆梁武簡文元帝之革易皆南鄰大事也而
北史周紀一切不書周書則紀載不遺以醒眉目此書
法之最得者也宋齊梁陳及北齊書凡易代之際必有
九錫文禪位詔陳陳相因可爲嘔噦西魏之遜於周當
亦必有此等虛文而周紀不載更見其翦裁之淨他如
趙貴等傳後總敘入柱國十二大將軍可見一代策勳
之典蘇綽傳載其六條詔書及大誥全篇可見一代創
制之事宇文護傳載其母子相寄之書千載下神情如

見王褒傳載其寄周宏讓書庾信傳載其哀江南賦此
二人皆以才著故特存之以見一斑亦非如宋魏書之
廣輯蕪詞徒以充卷帙也惟魏孝武之崩乃周文以其
與明月公主亂故酖之周書但書魏孝武崩而不見被
酖之事王褒當元顥入洛曾受其僞官而周書罷傳亦
不書此未免意存隱諱又皇后傳每后必載其策立之
文亦殊無謂至其編次各傳宇文測測子深及宇文神
舉皆宗室也而不入宗室傳宇文孝伯深之子也又不
附深傳而另爲卷王雄王謙父子也侯莫陳崇之與侯
新義錄

卷四十八

史

三

莫陳順尉遲迴之與尉遲綱李賢之與李穆趙貴之與
趙善皆兄弟也而亦各分卷未免多費筆墨矣

史通詆周書未當

書目提要曰史通謂周書文而不實雅而不檢真迹甚
寡客氣尤繁尋宇文開國之初事由蘇綽軍國詞令皆
準尙書太祖敕朝廷他文悉準於此蓋史臣所記皆稟
其規柳虬之徒從風而靡按綽文雖去彼淫質存茲典
實而陷於矯枉過正之失乖乎適俗隨時之義苟記言
若是則其謬愈多爰及牛宏彌尙儒雅卽其舊事因而

勒成務累清言罕逢佳句而令狐不能別求他述用廣
異聞惟憑本書重加潤色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實
錄又議其以王劭蔡允恭蕭韶蕭大園裴政村臺卿之
書中有俚言故致遺畧其詆譏德棻甚力然文質因時
紀載從實周代旣文章爾雅仿古製言載筆者勢不能
易彼妍辭改從俚語至於敵國詆謗里巷諺謠削而不
書史之正體豈能用是爲譏議哉况德棻旁徵簡牘意
在摭實故元偉傳後於元氏戚屬事迹湮沒者猶考其
名位連綴附書固不可概斥爲疏畧庾信傳論仿宋書
新義錄

卷四十八

史

四

謝靈運傳之體推論六義源流於信獨致微辭良以當
時儷偶相高故有意於矯時之弊亦可見其不專尙虛
辭矣史通所云非篤論也晁公武讀書志祖述其語掩
爲己說聽聲之見尤無取焉

隋書不出一手

書目提要曰隋書八十五卷唐魏徵等奉敕撰其紀傳
不出一手間有異同如文帝本紀云善相者趙昭而藝
術傳則作來和又本紀云以賀若弼爲楚州總管而弼
本傳則作吳州蓋卷帙浩繁牴牾在所不免

隋書得失

陔餘叢考曰隋書最爲簡練蓋當時作史者皆唐初名臣且書成進御故文筆嚴淨如此南北史雖工然生色處多在瑣言碎事至據事直書以一語括十數語則尙不及也或疑其記事多遺漏如薛道衡死煬帝曰復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及李密牛角挂漢書併侍直仗下煬帝斥爲黑色小兒之類列傳中皆不書似覺疏畧不知此皆事之叢碎無關係者不過世說及詩話中佳料本非正史所宜收刪之正見其去取得宜未可輕議也又

新義錄

卷四十一

史

五

如裴矩入唐爲民部尙書何稠入唐爲將作匠陳茂入唐爲梁州總管此宜俟他日編作唐臣乃以其功績多在隋世遂爲立傳於隋書更見當時公論在人毫無忌諱虞世南在貞觀時寵遇甚優而其兄世基傳內直書罪惡不能稍掩尤見史筆之嚴也惟房彥謙在隋世本無事蹟可紀而特載其與張衡書數千百言敘爲佳傳未免以其子元齡時方爲相且總知諸史故稍存瞻徇耳張衡與晉王廣謀篡文帝臨危時廣使衡侍疾俄而帝崩此何等事而衡傳不載僅於宣華夫人傳內附見

之則亦未爲直筆

隋書十志本名五代史志

書目提要曰隋書十志最爲後人所推而或疑其失於
限斷攷史通古今正史篇稱太宗以梁陳及齊周隋氏
並未有書乃命學士分修仍以魏徵總知其務始以貞
觀三年創造至十八年方就合爲五代紀傳並目錄凡
二百五十二卷書成下於史閣惟有十志斷爲三十卷
尋擬續奏未有其文太宗崩後刊勒始成其篇第編入
隋書其實別行俗呼爲五代史志云云是當時梁陳齊

新義錄

卷四十八

史

六

周隋五代史本連爲一書十志卽爲五史而作故亦通
括五代其編入隋書特以隋於五史居末非專屬隋也
後來五史各行十志遂專稱隋志實非其舊乃議其兼
載前代是全不核始末矣惟其時晉書已成而律厯志
所載備數和聲審度嘉量衡權五篇天文志所載地中
晷影漏刻經星中宮二十八舍十暉諸篇皆上溯魏晉
與晉志複出殊非史體且同出李淳風一人之手亦不
應自勦己說殆以晉書不在五史之數故不相避歟五
行志體例與律厯天文三志頗殊不類淳風手作疑宋

時舊本題楮遂良撰者未必無所受之地理志詳載山川以定疆域百官志辨明品秩以別差等能補蕭子顯魏收所未備惟經籍志編次無法述經學源流每多舛誤如以尙書二十八篇爲伏生口傳而不知伏生自有書教齊魯間以詩序爲衛宏所潤益而不知傳自毛亨以小戴禮記有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爲馬融所增益而不知劉向別錄禮記已載此三篇在十志中爲最下然漢以後之藝文惟藉是以考見源流辨別真僞亦不以小疵爲病矣

新義錄

卷四十八

史

七

隋志應移於南北史之後

陔餘叢考曰陳壽三國志習鑿齒漢晉春秋皆無志故沈約宋書志并前代所闕者補之南北史亦但有紀傳無表志隋書諸志則兼載梁陳周齊各朝制度蓋唐初修梁陳周齊隋五代史時若每史各繫以志未免繁瑣且各朝制度多屬相同合修一書益可見沿革之迹故梁陳周齊但作紀傳而志則總列之於隋書也然旣曰隋書而紀傳專記隋事制度兼及四朝名實殊不相稱是南北史之無志旣屬缺典而隋書之兼志前代又多

贅詞似應以隋書各志移於南北史之後以成完書也
南史得失

書目提要曰南史八十卷唐李延壽撰宋人稱延壽之書刪煩補闕爲近世佳史日知錄又摘其李安民諸傳一事兩見爲紀載之疏以今考之本紀刪其連綴諸臣事蹟列傳則多刪詞賦意存簡要殊勝本書然宋齊梁陳四朝九錫之文符命之說告天之詞皆沿襲虛言無關實證而備書簡牘陳陳相因是芟削未盡也且合累朝之書勒爲通史發凡起例宜歸畫一今於循吏儒林新義錄
卷四十八
史
末
隱逸傳既遞載四朝人物而文學一傳乃因宋書不立此目遂始於齊之邱靈鞠豈宋無文學乎孝義傳搜綴湮落以備闕文而蕭矯妻羊氏衛敬瑜妻王氏先後互載男女無別將謂史不當有列女傳乎況北史謂周書無文苑傳遂取列傳中之庾信王褒入於文苑則宋之謝靈運顏延之何承天裴松之諸人何難移冠文苑之前北史謂魏隋有列女傳齊周並無此篇今又得趙氏陳氏附備列女則宛陵女子等十四人何難取補列女之闕書成兩手而例出兩歧尤以矛盾萬萬無以自

解者矣

北史得失

書目提要曰北史一百卷唐李延壽撰延壽旣與修隋書十志又世居北土見聞較近參覈同異於北史用力獨深故敘事詳密首尾典贍如載元韶之姦利彭樂之勇敢郭政沓龍超諸人之節義皆具見特筆出酈道元於酷吏附陸法和於藝術離合編次亦深有別裁視南史之多仍舊本者迥如兩手惟其以姓爲類分卷無法南史以王謝分支北史亦以崔盧繫派故家世族一例

新義錄

卷四十八

史

五

連書覽其姓名則同爲父子稽其朝代則各有君臣參錯混淆殆難辨別甚至長孫儉附長孫嵩傳薛道衡附薛辨傳遙遙華胄下逮雲仍隔越抑又甚矣考延壽之敘次列傳先以魏宗室諸王次以魏臣又次以齊宗室及齊臣下逮周隋莫不皆然凡以勒一朝始末限斷分明乃獨於一二高門自亂其例深所未安至於楊素父子有關隋室興亡以其系出宏農遂附見魏臣楊敷傳後又魏收及魏長賢諸人本非父子兄弟以其同爲魏姓遂合爲一卷尤爲舛逆觀延壽敘例凡累代相承者

皆謂之家傳豈知家傳之體不當施於國史哉然自宋以後魏書北齊書周書皆殘闕不全惟此書僅麥鐵杖傳有闕文荀濟傳脫去數行其餘皆卷帙整齊始末完具徵北朝之故實者終以是書爲依據焉

南北史亦有繁冗處

陔餘叢考曰南北史較各朝史實爲簡淨然亦有採摭新奇荒誕之事增多於舊者如敘宋武帝齊高帝微時符瑞各數千字梁武帝陳武帝符瑞則又不總敘在前而間段插敘於紀中亦各數千字此皆好奇之過也史

新義錄

卷四十八

史

十

稱宋武微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皆拒而不答延壽之識反不及此耶又敘齊東昏荒縱之事亦較齊書增多數千字沈約傳敘約先世幾至三千餘字魏收傳敘先世亦如之李謚傳後亦敘其先世累幅不盡皆未免繁費

新義錄卷四十八終

新義錄卷四十九目錄

史類三

舊唐書得失

新唐書得失

新唐書迴護名臣

新唐書迴護文人

新舊唐書之失

舊五代史本末

新五代史之失

新義錄

卷四十九

目錄

新五代史不爲韓通立傳有深意

新舊五代史互有得失

宋史之失

宋史太繁而仍略

宋史列傳有遺漏者

宋史事蹟有遺漏者

宋史爲賢者諱過

遼史本末

遼史之失

金史得失

金史猶存古法

元史之失

明史新例

明史體例最善

明史稿不及明史

後人以他說駁正史非是

史書漏載

諸史不裒節義

新義錄

卷四十九

目錄

二

諸史編次不同

諸史編次失宜

諸人以說駁正史非是

明史稿不及明史

明史體例最善

明史新例

元史之失

金史猶存古法

金史得失

新義錄卷四十九

安徽太平縣孫璧文玉塘甫

一字玉堂

史類三

舊唐書得失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曰舊唐書二百卷晉劉昫等奉敕撰自宋歐陽修宋祁等重撰新書此書遂廢然其本流傳不絕儒者表昫等之長以攻修祁之短者亦不絕今觀所述大抵長慶以前本紀惟書大事簡而有體列傳敘述詳明贍而不穢頗能存班范之舊法長慶以後本

新義錄

卷四十九

史

一

紀則詩話書序婚狀獄詞委悉具書語多支蔓列傳則多敘官資曾無事實或但載寵遇不具首尾所謂繁畧

不均者誠如宋人之所譏按唐書舊稿實出吳兢

吳兢撰唐

史自創業訖於開元凡一百一十卷雖眾手續增規模未改

韋述因兢本更加筆削以

後于休烈令狐暉等代有增輯昫等用為藍本故具有典型觀順宗紀

論題史臣韓愈憲宗紀論題史臣蔣係此因仍前史之

明證也至長慶以後史失其官無復善本昫等自採雜

說傳記排纂成之動乖體例良有由矣至其列傳重複

輿服志所載條議亦多同列傳之文蓋李崧賈緯諸人

各自編排不相參校。昉掌領修之任，曾未能鉤稽本末，使首尾貫通，舛漏之譏亦無以自解。平心而論，蓋瑕瑜不掩之作我皇上獨秉睿裁定於正史之中，二書並列誠千古至公之道矣。

新唐書得失

書目提要曰：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宋歐陽修、宋祁等奉敕撰。是書本以補正劉昫之舛漏，自稱事增於前文，省於舊。劉安世元城語錄則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而未明其所以然。今卽其說而推之，史官記錄具載舊

新義錄

卷四十九

史

二

書今必欲廣所未備，勢必蒐及小說。而至於猥雜唐代詞章體，皆詳贍。今必欲減其文句勢，必變爲澀體。而至於詰屈安世之言，所謂中其病源者也。若夫史漢本紀多載詔令古文簡質，至多不過數行。耳。唐代三言率崇絢麗，駢四儷六，累牘連篇。宋敏求所輯唐大詔令，多至一百三十卷，使盡登本紀，天下有是史體乎。祁一例刊除事，非得已。過相訾議，未見其然。至若吳縝所糾新唐書糾，縝自序中所舉入，失深中新書之病，因是以病新書，縝書有意措擊，未免吹毛索瘢，則一隅之見矣。

新唐書迴護名臣

陔餘叢考曰新書於名臣完節者雖有小疵而於本傳多削之蓋亦爲賢者諱之意如褚遂良惡劉洎遂誣之至死是遂良生平第一罪過乃本傳中絕不及僅於傳贊中畧見之而詳其事於洎傳遂良又於江夏王道宗有隙誣其與房遺愛謀反流象州又嘗構盧承慶李乾祐皆坐貶及賤買中書譯語人地爲韋思謙所劾此皆遂良短處新書各見於道宗承慶思謙等傳而本傳不載馬周初爲御史韋挺爲大夫不之禮及周爲中書令

新義錄

卷四十九

史

三

遂沮挺入相又中挺運糧遼東事見挺傳而周傳不載張易之誣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爲證將廷辨說惶遽欲從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若不測吾將與子俱死說乃以實對元忠得免死此事見吳兢宋璟傳而說本傳但云張易之誣魏元忠援說爲證說廷對謂元忠無不順語忤旨流欽州而絕不及宋璟邀說之事張嘉貞與說同相說惡之因其弟嘉祐犯罪怵嘉貞素服待罪不入直遂出爲幽州刺史說代其處事見嘉貞傳而說傳亦不載張嘉貞爲定州刺史立頌恒岳

廟中有祈賽錢數十萬嘉貞以爲頌文之功納其數萬
事見舊書而新書嘉貞傳亦不載姚崇薦李乂由黃門
爲侍郎外托引重實去其糾駁之權崇又以韓思復沮
稱蝗事出思復爲德州刺史事見乂及思復傳而崇傳
不載元宗欲相韓休李林甫知之遂薦休休旣相德林
甫乃引林甫爲相事見林甫傳而休傳不載通鑑郭子
儀以副使張曇性剛謂其輕己聽吳曜之譖奏誅之田
承嗣旣降郭子儀應之緩承嗣復叛去而新書崔光遠
傳子儀與賊戰汲縣光遠援之不力及光遠守魏與賊
戰子儀亦不救故敗此數事皆子儀短處而子儀本傳
不載趙暉與陸贄同相贄恃久在禁庭以國政爲己任
乃徙暉門下侍郎姜公輔奏德宗云竇參嘗語臣云上
怒臣未已帝怒乃殺參時謂公輔所奏竇參語得之贄
云參之死贄有力焉又贄素惡于公異于邵等旣輔政
乃逐之事見暉及公輔公異等傳舊書贄傳亦載之而
新書本傳不載此皆欲以完節予其人不忍累以白璧
之玷固用心之忠厚亦作史之通例也

新義錄

卷四十九

史

四

陔餘叢考曰新唐書於文人亦多迴護如王維傳不載其人侍太平公主彈鬱輪袍求及第之事鄭虔污偽命六等定罪謫台州司戶而虔傳末尚云終不臣賊邵說奏德宗自敘陷於史思明本末蓋以雪其陷賊之醜劉禹錫自作子劉子傳敘其與王叔文相善被貶始末亦以掩其失身之誤柳宗元遺蕭俛許孟容二書亦以辨其被罪之由舊書皆不載新書一一補之全載其文正所以代爲昭雪舊書韓愈傳謂愈文之不當者如柳宗元羅池神碑李賀不應進士諱辨及毛穎傳近於譏戲

又當時以史筆推愈及撰順宗實錄敘事拙於取舍爲當代所非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愈婿李漢蔣係方在顯位諸公難之韋處厚獨別撰以進新書於此段議論盡刪之但云愈文奧衍宏深沛然有餘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不及遠甚而畧無一語稍貶蓋子京本文人故有氣類之感觀者可以知其用意之所在也

新舊唐書之失

沈歸愚曰舊書繁畧不均校之實錄多所闕漏以良吏次宦官之後節義次酷吏之後吳淑之死難而概之以

外戚劉蕡之忠憤而概之以文苑陽城之直諫而列之
隱逸一楊朝晟作兩傳一見七十二卷一見九十四卷
唐代文章惟韓愈能近道而本傳斥爲紕繆宋時更修
宜矣而新書於魏謩之相志以爲十一年傳以爲十五
年陸晏洪之將紀以爲陸晏洪傳以爲陸景洪膠東王
道彥等紀以爲降封郡公傳以爲降封縣公曹確傳太
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員而百官志太宗省內外
官定制七百三十員又禮樂志貞觀二十一年詔左邱
明等二十二入配享儒林傳復出此文而中闕賈逵作
新義錄

卷四十九

史

六

二十一人此亦牴牾之顯然者大抵舊書成於五代干
戈之時采擇推考難於精確新書之成共十有七年而
歐公始任其事則未任以前未必悉當故詔公詳改公
以宋公爲前輩竟不易一字夫是以不能無遺憾也

舊五代史本末

書目提要曰舊五代史一百五十卷目錄二卷宋薛居
正等奉敕撰其後歐陽修別撰新五代史記學者始不
專習薛史然二書猶並行於世至金章宗泰和七年詔
學官止用歐史於是薛史遂微元明以來罕有援引其

書者傳本亦漸就湮沒恭逢 聖朝右文稽古網羅放
佚臣等謹就永樂大典各韻中所引薛史甄錄條繫排
纂先後檢其篇第尙得十之八九又攷宋人書之徵引
薛史者每條採錄以補其闕遂得依原本卷數勒成一
編晦而復彰散而復聚殆實有神物呵護以待時而出
者遭逢之幸非偶然也

新五代史之失

陔餘叢考曰歐公五代史書法嚴緊固爲諸史之最然
韓通忠義不爲立傳前人已議之此猶或爲本朝諱也

新義錄

卷四十九

步

七

宋史張昭傳後唐張憲爲北京留守當莊宗遇難明宗
將入或勸憲作表奉迎憲不肯遂死之是張憲乃莊宗
完節之臣歐史既不列於唐臣又不入於死節殊屬疏
漏劉景巖仕晉以太子太師致仕王延仕梁段希堯仕
晉皆終身不失臣節似亦不當入雜傳朱溫之篡也唐
相楊涉爲押國璽使其子凝式謂涉曰大人爲唐宰相
而使國家至此不可謂無罪況持天子璽與人雖保富
貴奈千載何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甯者累
日此通鑑載之甚詳應是宋初共見共聞之事乃歐史

絕不敘及亦未免意有迴護又宋封南唐後主爲違命侯歐史凡說後主處皆書之歐公吉州人其祖父皆南唐臣民也陳壽蜀志稱先主後主歐公乃斥南唐主爲違命侯殊失忠厚之旨也

新五代史不爲韓通立傳有深意

歐公五代史不爲韓通立傳說者以爲爲本朝諱也按丁南湖曰通歷事三朝人周臣傳則失其實入雜臣傳曷旌其忠然則不傳正所以傳之也蘇東坡以爲失善善惡惡之志劉原父謂是第二等文字豈知歐公之意

新義錄

卷四十九

史

八

哉宋史周三臣列傳通初仕晉由騎軍隊長歷官銀青階檢校國子祭酒漢加檢校左僕射周官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新舊五代史互有得失

書目提要曰歐陽修文章遠出居正等上其筆削體例亦特謹嚴然自宋時論二史者卽互有所主司馬光作通鑑胡三省作通鑑註皆專據薛史而不取歐史沈括洪邁王應麟輩爲一代博洽之士其所著述於薛歐二史亦多兼採而未嘗有所軒輊蓋修所作皆刊削舊史之文意主斷制不肯以紀載叢碎自貶其體故其詞極

工而於情事或不能詳備至居正等奉詔撰述本在宋初其時秉筆之臣尙多遯事五代見聞較近紀傳皆首尾完具可以徵信故異同所在較核事蹟往往以此書爲證雖其文體平弱不免敘次煩冗之病而遺聞瑣事反藉以獲傳實足爲攷古者參稽之助又歐史止述司天職方二考而諸志俱闕凡禮樂職官之制度選舉刑法之沿革上承唐典下開宋制者一槩無徵亦不及薛史諸志爲有裨於文獻蓋二書繁簡各有體裁學識兼資難於偏廢也

新義錄

卷四九

史

九

又曰歐史褒貶祖春秋故義例謹嚴敘述祖史記故文章高簡而事實則不甚經意故諸家攻駁動中要害然薛史如左氏之紀事本末賅具而斷制多疏歐史如公穀之發例褒貶分明而傳聞多謬兩家之並立當如三傳之俱存耳

王西莊謂歐史學春秋正是一病春秋出聖人手義例精深後人去聖久遠莫能窺

測豈可妄効

宋史之失

書目提要曰宋史四百九十六卷元托克托等奉敕撰是書大旨以表章道學爲宗餘事皆不甚措意故舛謬

不能殫數沈世泊宋史就正編謂宋師伐遼高鳳以易
州來歸見北盟會編而宋史誤作郭藥師紹興中趙鼎
以奉國軍節度使出知紹興府見宰相編年錄而宋史
誤作忠武軍失載王堅之守城不降與林同之題壁自
盡忠義之士尚多闕落尤爲疏漏之大者矣其所攻駁
切中其失今按南唐劉仁瞻之死節歐陽修五代史記
司馬光通鑑俱爲之證明而此書仍作以城降李濟終
於遼未嘗入宋見遼史本傳而此書仍附於李濤傳是
於久列學官之書其在史局之彙尙不及互相勘證則
新義錄

卷四十九

史

十

其他抑可知矣

宋史太繁而仍畧

孔歐孟曰宋史失之太繁然南宋以後文苑僅載數人

循吏竟至缺如仍失之畧矣

按是書以宋人國史爲彙
本宋人好述東都之事故

史文較詳建炎以後稍畧理度兩朝
宋人罕所紀載故史傳亦不具首尾

宋史列傳有遺漏者

廿二史劄記曰宋史立傳太多然亦有當立而反漏者
校俞文豹清夜錄靖康之變上皇將赴金軍中書舍人
姜堯臣極諫不可往番使以骨朶擊之死曹邵北狩錄

四太子求王婉容爲黏罕子婦婉容自刎死此二事忠節凜然史傳所必載者而列傳皆無之豈非闕漏耶又吳縝作新唐書糾繆而宋史無傳劉克莊詩文集爲宋末一大家今亦無傳此皆史家之疏也

宋史事蹟有遺漏者

除餘叢攷曰宋史卷帙雖繁而事蹟又多有遺漏者太宗雍熙元年爲遼景宗乾亨四年是歲景宗崩聖宗卽位乃宋史本紀竟不載東軒筆錄王曾爲三元劉子儀語以一生喫著不盡曾以志不在温飽對此可見其人

新義錄

卷四十九

史

七

品素定而曾傳無之范文正遺其子純仁南歸純仁見石曼卿之喪未葬遂以所載麥四十斛連舟與之助其葬費此亦可見其高誼而純仁傳無之名臣言行錄狄青討儂智高至賓州夜宴將吏青忽起更衣命親吏傳令勸酒青已潛出崑崙關破賊此事青傳亦不載溥幢小品謂徽宗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故改壽辰爲十月十日而本紀亦不載

宋史爲賢者諱過

宋史做漢書之例爲賢者諱過如寇準之詆訐求進不

見本傳而附於宋白傳及宦者周懷政傳中蔡襄張方平之傾蘇子美不見本傳而附於王拱辰傳中又蔡襄在泉州新造密雲龍團茶進上歐陽修問之曰君謨士人亦復爲此耶襄傳亦不載文彥博以燈籠錦媚張貴妃見唐介傳而本傳不載呂頤浩引朱勝非以傾秦檜胡安國劾勝非不當復用安國求去檜三上章留之見秦檜傳而安國傳不載李顯忠破宿州私其金帛又與邵宏淵忿爭遂致潰師見胡銓傳而本傳亦不載虞允文梁克家兩本傳甚賢而阿附外戚排擯直言則見於

新義錄

卷四十九 史

三

蔡幼學張栻傳中此蓋作史者意存忠厚欲詳著其善於本傳錯見其惡於他傳以爲善善長而惡惡短也惟史彌遠廢太子竝而立沂王子昀其罪上通於天本傳中自應詳載乃但云甯宗崩擁立理宗而此等逆節絕無一語載入成何信史乎

按韓侂胄當國貶黜朱子後爲彌遠所誅故宋儒於彌遠

多恕詞要其專權廢立之罪何可寬也

遼史本末

書目提要曰遼史一百十六卷元托克托等奉敕撰攷遼制書禁甚嚴凡國人著述惟聽刊行於境內有傳於

鄰境者罪至死蓋國之虛實不以示敵用意至深然以此不流播於天下迨五京兵燹之後遂至舊章散失漸滅無遺觀袁桷修三史議蘇天爵三史質疑知遼代載籍可備修史之資者寥寥無幾故當時所據惟耶律儼陳大任二家之書見聞既隘又蕙功於一載之內無暇旁搜潦草成編實多疏畧鴈鸚遼史拾遺二十四卷採摭羣書至三百餘種然其書以實錄爲憑無所粉飾如宋史載太平興國七年戰於豐州據此書則云宋使請和宋史忠義傳有康保裔據此書則云保裔被擒而降後爲昭順軍節度使審新義錄

卷四十九 史

三

其事勢遼史較可徵信此三史所由並行歟

遼史之失

陔餘叢考曰遼史於本國興兵之事自稱曰遼兵如本紀貝州之戰云軍校邵珂開城門納遼兵戚城之戰云遼軍圍晉別將於戚城晉主自將救之遼軍引退鄴都之戰云慕容彥超遇遼軍數萬至榆林遼軍又至彥超等力戰遼軍乃退如此類者不一而足反似他國記載而稱契丹爲遼軍者又蕭塔刺葛乃太祖太宗時人耶律敵祿乃世宗穆宗時人不應編在道宗諸臣蕭陶隗

等之下此亦編次之失也

金史得失

書目提要曰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元托克托等奉敕撰是書多據元好問舊本故其首尾完密條例整齊約而不疏贍而不蕪在三史之中獨爲最善如載世紀於卷首而列景宣帝睿宗顯宗於世紀補則酌取魏書之例厯志則採趙知微之大明厯而兼考渾象之存亡禮志則掇韓企先之大金集禮而兼及雜儀之品節河渠志之詳於二十五埽百官志之首敘建國諸官咸本本元

新義錄

卷四十九

史

七

元具有條理食貨志則因物力之微而歎其初法之不慎選舉志則因令史之正班而推言仕進之末弊交聘表則數宋人三失而惜其不知守險不能自強皆切中事機意存殷鑑卓然有良史之風惟其列傳之中頗多疏舛如楊朴佐太祖開基見於遼史而不爲立傳晉王宗翰之上書乞免見北盟會編潘王宗弼之遺令處分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皆有闕國政而本傳不書海陵之失德既見於本紀而諸嬖之猥褻復詳述於后妃傳王倫以奉使被留未嘗受職而傳列於酈瓊李成之後

張邦昌傳既云宋史有傳事具宗翰等傳而復復引本紀之文列於劉豫之前皆乖體例至昌本之南走施宜生之泄謀宇文虛中之謗訕傳聞異辭皆未能核定亦由於祇據寶錄未暇旁稽然宋史載兩國兵事多採宋人所記不免浮詞如采石之戰其時海陵士卒聞大定改元離心自潰虞允文攘以爲功殊非事實此書所載獨得其真泰和以後諸臣傳尤能悉其情事蓋好問得諸目覩與傳聞異詞者不同也

金史猶存古法

新義錄

卷四十九

史

五

陔餘叢考曰凡本朝人修前代史其於前代與本朝交涉事必多迴護乃元人修金史如完顏陳和尚傳敘太昌原之戰陳和尚以騎四百破元兵八千楊沃衍傳野豬嶺德安寨之戰力破元兵禹顯傳扼龍豬谷攻元兵獲元帥韓光國等皆直敘不諱此猶存古法也

元史之失

書目提要曰元史二百十卷明宋濂等奉敕撰是書之外駁不在於載事之速而在於始事之驟且事蹟雖難以遠詳其體例則不難自定也今觀是書三公宰相分

爲兩表禮樂合爲一志又分祭祀輿服爲兩志列傳則先及釋老次以方技皆不合前史遺規而刪除藝文一志收入列傳之中遂使無傳之人所著皆不可攷尤爲乖迕此不得委諸無書可檢矣

錢辛楣曰史之蕪陋未有甚於元史者顧亭林謂食貨選舉二志皆校牘之文朱錫鬯謂列傳既有速不台矣而又有雪不台既有完者都矣而又有完者拔都既有石抹也先矣而又有石抹阿辛阿塔赤忽刺出兩人既附書於杭忽思直脫兒之傳矣而又別爲立傳皆乖謬

新義錄

卷四十九

史

六

之甚者浦江義烏二公

宋廉王禕

本非史才所選史官

汪克寬胡

翰宋禧陶凱陳基趙訪張文海徐尊生黃麓傳

又皆草

忽王鎬傳著謝徵高啟曾魯趙燠凡十六人澤迂生不諳掌故於蒙古語言文字素所未習所以動

筆卽訛卽假以時日猶不免穢史之譏況成書之期又不及一歲乎如太祖功臣首推四傑而赤老溫之傳獨缺世尙公主者魯昌趙鄆最著而鄆國之傳亦缺塔察兒和禮霍孫至元之良臣旭邁傑倒刺沙泰定之元輔而史皆失其傳禮樂兵刑諸志皆缺順帝一朝之事地理志載順帝事僅二條餘亦缺漏列傳之重複者如昂

吉兒已附於也滿甘卜傳而又別有昂吉兒傳重喜已附於塔不已兒傳而又別有重喜傳阿朮魯已附於懷都傳而又別有阿朮魯傳譚澄已附其父資榮傳而又別有譚澄傳此又朱氏所未及糾者也其他事迹舛誤如仁宗莊懿皇后卒於仁宗朝未嘗尊爲皇太后吾也而圍益都從木華黎之弟帶孫非從木華黎張子良來歸元帥察罕非因阿朮段直爲深州長官在太祖朝非世祖朝此皆謬戾之顯者

明史新例

新義錄

卷四十九

史

七

書目提要曰明史三百三十六卷 國朝大學士張廷

玉等奉 敕撰是書諸志一從舊例而稍變其例者二

厯志增以圖以厯生於數數生算算法之句股面線今

密於古非圖則分判不明藝文志惟載明人著述而前

史著錄者不載其例始於宋孝王關中風俗傳劉知幾

史通又反覆申明於義爲允唐以來弗能用今用之也

表從舊例者四曰諸王曰功臣曰外戚曰宰輔創新例

者一曰七卿蓋明廢左右丞相而分其政於六部而都

察院糾核百司爲任亦重故合而七也列傳從舊例者

十三創新例者三曰閹黨曰流賊曰土司蓋貂蟻之禍雖漢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趨勢附羶則惟明人爲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別爲一傳所以著亂亡之源不但示斧鉞之誅也閹獻二寇至於亡明剿撫之失足爲炯鑑非他小醜之比亦非割據羣雄之比故別立之至於土司古謂羈縻州也不內不外覺隙易萌太抵多建置於元而滋蔓於明控馭之道與牧民殊與禦敵國又殊故自爲一類焉若夫甲申以後仍續載福王之號乙酉以後仍兼載唐王桂王諸臣則頒行以後宣示新義錄

卷四十九 史

其

綸綍 特命改增 聖人大公至正之心上洞三光下昭萬禩尤自有史籍以來所未嘗聞見者矣

明史體例最善

廿二史劄記曰考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也如立傳則各隨時代之先後徐達常遇春等子孫卽附本傳此仿史漢之例以敘功臣世次也楊洪李成良子孫亦附本傳以其家世爲將此又一例也至祖父子孫各有大事可記者如張玉張輔父子也一著功於靖難一著功於征交則各自爲傳以及

周瑄周經耿裕耿九疇楊廷和楊慎瞿景淳瞿式耜劉顯劉綬等莫不皆然其無大事可記者始以父附子以子附父否則如楊肇基子御蕃各有戰功以御蕃功在登萊則甯附同事之徐從治傳而不附肇基傳其他又有稍變通者徐壽輝僭號未久爲陳友諒所殺則并入友諒傳而不另列在羣雄傳姚廣孝非武臣以其爲永樂功臣之首則與張玉朱能等同卷黃福陳洽等皆文臣柳升王通等皆武臣以其同事安南則文武同卷秦良玉本女土司以曾官總兵有戰功則與諸將同卷李致省陶仲文各擅技術以其藉此邀寵則入佞倖傳而不入方技傳此皆排次之得當者也其或數十人共一事則舉一人立傳餘附小傳於此傳之後卽同事者另有專傳則此事不復詳敘但云語在某人傳中

如孫承宗有傳

而柳河之役則云語在馬世龍傳中

甚至熊廷弼王化貞意見不同也而

事相涉則化貞并入廷弼傳袁崇煥毛文龍官職不同也而事相涉則文龍并入崇煥傳此又編纂之得當者

也其尤簡而括者莫如附傳之例如擴廓傳附蔡子英等陳友定傳附靳義等方孝孺傳附盧原質等以其皆

抗節也柳升傳附崔聚等以其皆征安南同事也李孜
省傳附鄧常恩等以其皆以技術寵幸也至末造殉難
者附傳尤多如朱大典傳附王道焜等數十人張肯堂
傳附吳鍾巒等數十人而史可法傳既附文臣同死揚
州之難者數十人再附武臣則太冗乃以武臣附劉肇
基傳忠義文苑等莫不皆然又孝義傳既按其尤異者
立傳其他曾經旌表者數十人一一見其名氏於傳
序內又如正德中諫南巡罰詭午門杖謫者百四十餘
人類敘於舒芬夏良勝何遵等傳嘉靖中伏闕爭大禮

新義錄

卷四十九

史

三

者亦百五十人類序於何孟春等傳若人各一傳則不
勝概刪之則泯滅惟一載其姓名使皆見於正史此
修史者之苦心也又高倬後附書南都殉難者張捷楊
維垣黃端伯劉成治吳嘉允龔延祥六人而所附小傳
捷與維垣獨缺則以二人本闕黨其事已見各列傳中
不屑爲之附傳此又附傳中自有區別益見斟酌不苟
也至諸臣有關於國之興替事之功罪則輕重務得其
平如李東陽徐階高拱張居正沈一貫方從哲熊廷弼
袁崇煥陳奇瑜熊文燦楊嗣昌等功罪互見在倅並呈

幾無一字虛設不知幾經審訂而後成篇也

明史稿不及明史

蕭亭續錄日向聞王橫雲明史稿筆法精善勝於館臣所錄者近日讀之其大端與明史無甚出入其不及史館定者有數端焉惠宗遜國事本在疑似之間今王本力斷爲無凡涉遜國之事皆爲刪削不及史臣留程濟一傳以有疑也永樂以藩臣奪國今古大變王本於燕多恕辭是以成敗論人殊非直筆然則吳淠劉安輩亦足褒耶不及史臣厚責之爲愈至於李廷機與沈淮沈

新義錄

卷四九

史

三

一貫聖自嚴與陳新甲同傳未免鸞梟同棲殊無分晰不如史臣之分傳也周溫二相爲戕削國脈之人乃不入奸臣傳而以顧秉謙齷齪輩當之亦未及史臣本也其他謬戾處不可勝紀後史臣皆爲改正蓋首創者雖工繼述者易善也惟三王本紀較史本爲詳然其事迹今已見 欽定通鑑輯覽亦無庸贅敘也 按陶文毅謂是書於吳人每得佳傳於太倉人尤甚而於他省人輒多否少可張居正一傳盡沒其功績且謗以權奸竊逆魏默深謂其信幸有錄僞書雖以孫承宗能延弼之功業忠烈皆曲加污砌一則曰聞其不能無欲一則曰惟知善罵以避封疆之責而於馬阮邪黨乃曲爲解脫是書皆采錄其言

後人以他說駁正史非是

廿二史劄記曰一代修史必備眾家記載兼攷互訂而後筆之於書觀各史藝文志所載各朝文士著述有關史事者何啻數十百種當修史時自必盡取之彼此校核然後審定去取其所不取者必其記事本不確實故棄之而其書或間有流傳好奇之士往往轉據以駁正史此妄人之見也卽如班固作漢書距司馬遷不過百餘年其時著述家豈無別有記載倘遷有錯誤固自當據以改正乃今以漢書比對武帝以前如高祖紀及諸王侯年表諸臣列傳多與史記同并有全用史記文字不改者然後知正史之未可輕議也

史書漏載

隨園隨筆曰漢樂成侯丁義以劾欒大而誅左馮翊宋疇以鳳下彭城奏不爲瑞而免皆君子也何以不爲立傳而僅見於功臣表中唐有元正者在河南幕府全家死史思明之難唐書不載忠義傳中僅附見於其祖元萬頃之未有畢炕者守廣平拒祿山致赤其族昌黎所謂廣平之節如此而子不荷其澤是也不載忠義傳中

新義錄

卷四十九

史

五

望江令麴信陵之賢非見於香山之秦中吟則竟湮沒矣宋太祖陳橋兵變有祇侯班二卒長拒於南門隨即

自縊太祖憐其忠爲之立廟祀之而不知其姓名二卒一名

喬允一名陸執他如厲狄與項羽同起兵而今人但知見西湖游覽志

項羽見輟耕錄光武故人有牛牢高獲與子陵同不屈

牛見高士傳高見方術傳而今人但知子陵刺韓傀者

聶政有副陽堅見國策韓釐王時客述東孟之會云云

而今人但知聶政始皇并天下有長人見於臨洮其高

五丈鑄金象之翁仲君何是也見淮南子而今人但言

新義錄史卷四十九重

翁仲不言君何與蘇武同使同還者有常會徐聖等九

人而今人但知蘇武見漢書辛翼與張良同報仇而今

人但知張良見緯畧沮誦法盧與蒼頡同造字一右行

一左行一下行見法苑珠林而今人但知蒼頡回高漸

離送荆軻者有宋意而今人但知漸離回弦高犒秦師

者有賈人奚施而今人但知弦高見呂覽王勝之知安

石之不良先老泉作辨奸論而今人但知老泉

諸史不褒節義

楊升庵曰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母邱齊興而

有劉康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遲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爭君者乎

諸史編次不同

十七史商榷曰史記先本紀次表次書次世家次列傳漢書同晉書載記五代史世家附於末尾蓋以僭偽諸國自不便居傳之前非必立意與史記異也若新唐書改爲先志後表宋遼金皆然此則特變史記之例者也魏收魏書并改志居傳後蓋收先著紀傳奏上以志未

新義錄

卷四十九

史

語

咸奏請終業然後又續十志上之自云志之爲用網羅遺逸晚始撰錄彌歷炎涼是以綴於傳末而五代史亦從之此變中之變也

諸史編次失宜

浦起龍曰史記龜策是志體宜歸書例不宜入傳例班史附向歆於楚元王傳代不相接封不相襲宜以類離立也王莽居攝建年宜革而班史莽傳竟紀莽年其失甚矣後漢中興更始先建位號宜紀不宜傳况更始居位光武爲其部將然後卽真似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

武之初也而范史因仍不改何歟蜀主宜首紀先主而
陳壽乃先以二牧比高光爲違例焉他若舊史以表志
之帙介於紀傳之間播閱甚爲不便表志不妨次後何
諸史之多不然也

新義錄

卷四十九

史

五

新義錄卷四十九終

